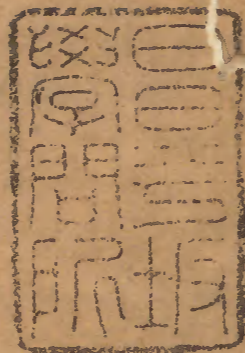


隋書

傳本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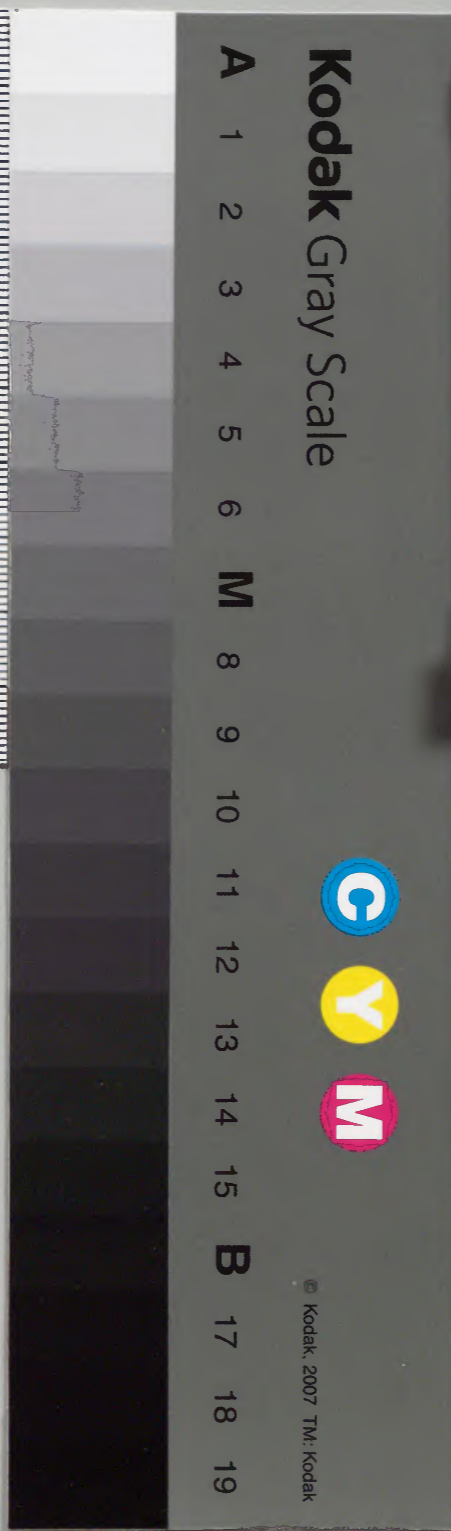
十四



庫文閣内			
三	二		漢
八	一五		書
函	〇	二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二		漢
八	一五		書
函	〇	二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52	
冊數	20 ( 14 )		
函號	280	7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特進臣魏

徵

上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字甄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

父勣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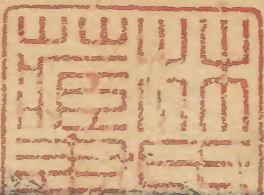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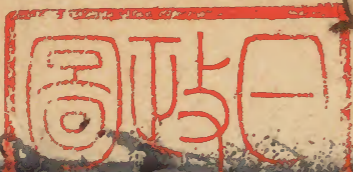
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竇深異之每謂子孫

曰汝道當遠研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

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造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

意必鳳角美鬚髮有玉璫之表用大承字字文護引為中

外亂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授高機素以其父守



節自齊末受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  
左心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  
言曰是賜敷為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為車騎大將軍儀  
同二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  
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  
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  
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  
賜州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  
百戶其年授司城大夫明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難捷  
原齊王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齊兵所躡殺多敗散素  
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  
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戶賜以粟帛奴  
婢雜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冀州事封弟  
慎為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  
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為安成公尋從章孝  
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為丞相素深自結納  
高祖甚慕之以素為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迥作亂榮  
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以應迥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  
軍發河內兵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  
公邑二千戶以弟岳為臨貞公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

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  
卿定不嫁為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  
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  
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  
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  
人旗幟加於上次日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舳舻等各  
有差次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破軍至  
流頭灘陳將臧欣以青龍百餘艘屯於數千人守狼尾灘  
以退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天計在此一舉  
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軍其便  
乃以夜掩之素初以黃龍數千艘衝救而下遣開府王貴  
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  
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采虜其衆勞而遣之秋  
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  
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止據江峽於北岸鑿石綴鐵  
鎖二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艦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  
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  
巴丘太守入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  
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寧其信州刺史顧覺

鎮守蜀城荆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  
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隆素下至漢  
口與素孝王會及還拜荆州都督管延壽郢國公邑三千戶  
真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為儀同玄獎為清河郡公  
賜物萬計粟萬石加以金寶具又  
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與子不  
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越國公  
俄而江南人李稜等聚眾為亂  
影響殺害長吏以素為行軍  
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

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大  
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二千餘  
平之吳郡沈玄愴沈傑等以兵  
不利素率眾援之玄愴勢迫走  
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孫  
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浙江賊帥  
船艦千艘屯據要隘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而破  
智憲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智憲來拒戰素  
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  
徒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淮討燕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

其人王誼前封於郢臣  
并納言歲餘轉內史令  
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  
帥眾討之賊朱莫問自  
率舟師入白楊子津進  
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  
進擊無錫賊帥葉略又  
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  
沙賊帥陸孟孫素擊  
斬歎賊帥沈雪沈能  
憲曰沈東揚州刺史

卷之三十一  
四

幸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流寇前後百餘  
 戰智素道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  
 玄感官為上開府賜綵物三千段素以餘賊未殄恐為後  
 患文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  
 情深納隍江外任役幸構妖逆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  
 賊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眾重擾蒼生內史令上柱國  
 之國公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曾推轂舊著威名宜任  
 以大兵揔為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剪叛亡慰勞黎  
 庶軍民事務一以委之素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  
 靈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為亂諸亡賊皆歸之  
 自海峽艱阻淋其人所謂不讓精兵素於海擒至國  
 遣逐棄州而走餘黨散入海自豐州至漢洞素分遣諸將水  
 陸追迫捕亡密令人謂國慶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有斬  
 送以日暮塞責國慶於是執送智惠斬於泉州自餘支  
 黨悉聚於江南大定十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  
 迎於瓦剌京師問者日至拜奏子玄獎為儀同賜黃金四  
 十名船相獲寶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  
 田石墾字二區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  
 素謙讓而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頴敬牛弘厚接  
 薛道衡相蘇威等死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轍其才藝風調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高祖本紀第五  
 五

優於高類字亦推誠於國死物平常有宰相識度不如類  
遠公尋令紫監宮仁壽宮素遠夷山煙谷督役嚴急作者  
多元宮側物謂鬼哭之聲及宮成上令高類前視奏類類  
傷謂麗太人下高祖不悅善憂懼計無所出即於北門  
啓四獨孤美臣以帝三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  
宮何足損其后以此理論上上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緡  
絹三千段人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  
軍必管出戰立慮胡  
任甘肉素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素

除祥暴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  
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  
被希創而走殺傷不可勝計群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賜  
縑一萬匹又萬釘寶帶加子玄威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  
善上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不然大抵馭戎  
嚴數看犯軍公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  
失一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  
及甘藪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  
者無問多以悉斬之又令三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  
股慄有必死之心向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責侍言

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  
為士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二十五年晉  
王素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罕躬以交素及為  
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頊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百  
二匹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州  
擊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  
恐其越過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  
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  
是加不厥去道積南無復虞庭以功進于玄感位為柱國公  
縱兵為淮兩郎公賞物二萬段及獻台后崩山後帝無多出

於素上善之可謂曰丑為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善  
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元年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  
弘機變明遠懷佐時之已經國之才七葉初基霸圖肇  
建策名委質受版出師擒剪凶寇克平統鄴頓承廟算揚  
旌江表每稟戎律長驅塞陸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撫  
檢摧服自居端揆然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  
詞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  
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遂日云及然兆安晉委素  
經營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義存  
奉上情深軀國切使幽明俱表審祚無窮以為陰陽之書



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編歷川原親自占擇纖  
芥不善即更冥冥志圖死言孜孜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  
贊遂得神皇福壤宮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  
正武定冠比其功業非唯廟廟之器實是在授之臣若不  
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  
子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三二十石總萬段米萬石  
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錦五百段時素貴寵  
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一又紀及族父并並尚書列卿  
無汗馬之勞位至行國刺史家僅數子後庭妓妾曳綺  
雜者以千數第宅並改制擬宮室有鮑皇者善屬文好書  
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 智慧沒為家奴親戚故吏布  
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 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秀與  
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 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躰國  
如賀若弼史萬歲空綱柳或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  
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嚇准兵部尚  
書柳述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則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  
上言素作威作福上漸跡息之後因出勅曰僕射國之宰  
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  
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  
下射素前案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

隋書卷一百一十二

四十一

三

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慶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  
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  
殿慮上有不謹演豫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錄出  
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  
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  
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鄭  
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漢王  
諒反遣茹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暕子率數  
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達明  
擊之天保敗走暕子暕而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  
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前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  
北安撫大使率眾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  
素各以二千石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眾十餘萬策絕  
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  
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  
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  
至清原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  
等眾且十萬來拒戰又擊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  
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修武公約爾  
手詔勞素曰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雖復

正德十年

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脩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銜  
 恤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謬膺儲兩復以  
 庸虛纂承洪業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  
 敢失墜况復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劫賊諒苞藏禍心自切  
 而長羊質獸心假託名與不奉國諱先圖叛逆違君父之  
 命成莫大之罪誑惑良善委任奸回補兵內侮毒流百姓  
 私假署置擅相謀戮小加大少凌長民怨神怒眾叛親離  
 為惡不同同歸於亂朕寡兄弟猶未忍及言是故開關門  
 而待寇戢干戈而不發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仰惟  
 先帝每以子式為念朕豈得先大言盡願而不救也夫義

朕親奉秋高義周以計一叔漢啓乃戮七藩義在茲乎

事不獲已是以授公戒律即罪大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  
 有豈意今者近出家國所欽祭毒甫爾便及此事由朕不  
 能和兄弟不能安蒼生德澤未弘兵戈先動賊亂者止一  
 人塗炭者乃眾庶非唯宙畏天威亦乃孤負付囑簿德厚  
 恥愧乎天下公乃先朝功臣動藩克茂至如皇基草創百  
 物惟便始匹馬歸朝誠識兼至汴部鄭州風卷秋籜荆南  
 塞址若火燎原早建殊勳夙著誠節及獻替朝端具瞻惟  
 允爰弼朕躬以濟時難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據  
 蒲州關梁斷絕公以少擊多指期乎殄高壁據嶮抗拒官

正德十年

唐書三

四

九

軍公以深謀出其不意霧縈雲除冰消瓦解長驅北邁直  
逐巢窟晉陽之南蟻徒數萬詠不量力欲猶舉斧公以稜  
威外討發憤於內忘身殉義親當矢石兵刃斬交漁潰鳥  
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城以拒鈇鉞公董率驍  
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路智力俱盡面縛軍  
門斬將塞旗伐叛柔服元惡既除東夏清晏嘉庸茂績於  
是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豈若公遠而不勞速而克  
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未能問道於上庠遂  
使劬勞於行陣言念於此無忘寢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勳  
執心之確志古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壯亂有誠臣公守  
之矣方乃銘之常鼎豈止書勲竹帛哉功績克諧哽歎無已  
稍冷公如宜軍旅務殷殊當勞慮故遣公弟指宣往懷迷  
塞不次素上表陳謝曰臣自惟虛薄志不及遠州郡之職  
敢憚劬勞卿相之榮無階覲望然時逢昌運王業惟始雖  
涓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集岳功力蓋微徒以南陽里閭  
豐沛子弟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處朝端出總戎律  
受文武之任預帷幄之謀豈臣才能實由恩澤欲報之德  
義極昊天伏惟陛下照重離之明養繼天之德牧臣於踈  
遠照臣以光暉南服降枉道之書春官奉肅成之旨然草  
木無識尚榮枯候時况臣有心實自効無路晝夜迴徨寢

食慙惕常懼朝露奄至虛負聖慈賊諒包藏禍心有自來  
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逆興兵晉代搖蕩山東陛下拔臣於  
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替之寄稟平亂之規蕭王赤心人  
皆以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臣之力曲蒙使  
臣弟約齋詔書問勞高旨峻筆有若天臨洪恩大澤使同  
海運悲欣慙懼五情振越雖百殞微軀無以一報其月還  
京師因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之功拜  
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  
疋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  
區物二千段計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  
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眞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  
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  
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車班劍四十人前  
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  
又下詔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  
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  
節叶贊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  
徽春秋遞代方綿歲祀式播彫篆用圖勲德可立碑宰隲  
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  
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策  
及平楊諒功然特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  
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此厭當  
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  
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誣  
弟約曰我豈須史活耶素貪冒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  
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  
磴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嗣別有傳  
諸子皆坐玄感誅死

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在童兒時嘗登樹墮地爲杵所傷  
是竟爲宦者性好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強記素亦愛之  
心有所爲必先籌於約而後行之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  
安成縣公年上儀同三司高祖受禪授長秋卿久之爲邵  
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轉大理少卿時皇太子無寵而晉  
王廣規欲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於是用張衡計遣  
宇文述大以金寶賂遺於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  
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  
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  
事有年歲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豈可勝數哉又儲宮  
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

有曰亦多矣主上一曰素君臣公亦何以取此今皇太子  
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  
晉王在賢見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  
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  
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而對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  
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後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  
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  
身禮士聲名曰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  
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日有變今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  
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為太子無事改  
到脩武縣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疏出約為伊州  
刺史入朝仁壽宮遇高祖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  
人勇然後陳兵集眾怒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第  
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  
一之後數載加位右光祿大夫後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  
于廟行三事陰見其兄是遂枉道拜哭為憲司所劾坐是  
免官未幾拜浙陽太守其兄于玄感時為禮部尚書與約  
恩義甚篤既捨分離形於顏色帝謂之曰公比憂瘁得非  
為叔邪玄感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息約廢立功由  
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

文思字溫才素從叔也父寬魏左僕射周小冢宰文思在  
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  
封新豐縣子邑五百戶天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  
思討平之後治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思率州兵討平之進  
擊資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後從陳王攻齊  
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勲進授上儀同三司改封  
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戶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  
神舉討之戰於博井在陣生擒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  
鯉魚欄其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高祖為丞相  
從韋孝寬拒尉回於武陟回書其將李馬圍襄州與行軍  
總管宇文弼擊走之破尉回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  
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岐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  
公加邑二千六百後為魏州刺史其有東政及去職吏民思  
之為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為民部尚書轉  
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復  
授民部尚書加位左光祿大夫卒官時年七十謚曰定初  
文思嘗夢父謂自以亦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出多之  
文紀字溫鏡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襄陽華山郡公邑二千  
七百戶自右侍上士遷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按  
管長史將兵迎陳將李瑛於齊之與陳將周法尚軍遇



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人為廣都下大夫高祖為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齊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前後增邑三千石拜黃州刺史入為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數載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仁壽二年遷荊州總管歲餘卒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傲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表道者其美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及物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計自安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曲君於奢侈謀廢家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之墟市朝而露堯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不為亂階堵土未乾豈謂死戮之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外示溫柔內懷公為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哉

隋書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列傳卷第十四

隋書四十九

特進臣魏

徵

上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鵠人也本姓察氏祖熾郡中正父允  
 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弘弘初在襁褓有相  
 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  
 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記室內史上士俄轉納  
 言上士專掌文翰其有美譁加叙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  
 脩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武元年轉內史下大夫進  
 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

監弘以典籍遺逸一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  
尚矣文書肇於庖羲文字生於倉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  
博通古今揚於三庭肆於時夏故堯舜至聖猶考古道而  
三舜其六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  
握符御曆石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  
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亂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  
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  
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宇滅諸侯任用威  
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西語之刑先王遺籍掃地  
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讒言之經典盛衰信有  
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  
之策置校書之官居蓬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大常太史之  
職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說尚多遺誦者陳  
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  
為盛及王莽之末兵安兵起官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  
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充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  
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之肅宗親臨講筵  
和帝數幸書林其額臺石室鴻都東觀熒牒填委更倍於  
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燬帛皆最為禮臺所收而

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燬帛皆最為禮臺所收而

西魏亡之餘棄高麗京不亂正所燔焉此則書之三厄也  
魏文帝漢更集並與各藏於秘書內卷三閣遺秘書郎鄭  
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大其朱也亦有則晉承之文籍尤  
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去文舊簡猶云  
有勗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以此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  
石德陵京華蕩滅朝章國典從不以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  
永嘉之後寇竄競興因河據洛秦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  
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  
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言言拙僭偽之盛莫過二  
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書記主番遷之  
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盛盛宋  
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擬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  
錄摠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以以籍  
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如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  
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  
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於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  
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  
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  
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以以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  
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以以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

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藏舊書五十二而已今御書單本  
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  
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殿尊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  
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  
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  
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彛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  
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士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  
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  
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  
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秦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  
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身  
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湮沒天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  
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悵惜必須勒  
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祖祖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  
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嘉慶之盛乎  
垂昭察上納之於是下召嘉慶老蒼謙一匹一二年間  
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已千五百九十二年拜禮部尚書  
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弘請依古制修立明  
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  
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

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正府舜曰摠章布政與治  
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廣四脩  
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  
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  
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  
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  
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寶山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  
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至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  
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  
后氏世室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宮間大  
夏后氏世室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宮間大  
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三輔文周大為是但宮之  
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而文遠禮文殘缺亦儒說家異  
人殊鄭注于藻亦云宗廟略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  
踰廟明大小是向人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  
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宗廟論之裕享之時周人旅酬  
六尸并台纓為七先公而禮二下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  
尸三十六三及三北回以事於二文之堂意不及此若以  
正寢論之則須朝宴禮諸侯宴則宮分郊大夫脫履  
升坐是知天子堂前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義文云帝小

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三輔文周大為是但宮之

知次上卿言皆侍焉其於一庭之間言得行禮者以明堂  
 論之揆其之時五帝各於其宮設青帝之位通於六室之  
 向以北西面曰青帝位通於六室之向通於六室之  
 又於青帝之南結東面曰青帝位通於六室之向通於六室之  
 邊曰土室之祖四海九州之物咸設復須臾而歌出詩  
 反詰禮讓升降亦以昭若天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明  
 錄及馬宮祭義等所自凡當時有古文明堂禮三居明堂禮  
 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去陰陽大山通義魏文侯老無宿等  
 並說古明堂之事其畫昏之意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  
 玄云禮云周禮禮記卷之四記之所有禮禮記卷之四記之

有證明文多不載東哲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  
 儒者尋三聖日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  
 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泰 萬其內雜有真夏殷周  
 之法皆聖王之仁恕之政也茲述其且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  
 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曰明堂商曰總章此曰文堂  
 屋周人曰明堂夏曰青陽商曰明堂周曰總章此曰文堂  
 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  
 殿雖有二名而六以明堂也制度 殿者有所依堂方一  
 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圓楹徑一百一十六尺寬之策

也大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極九丈  
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門以象卦  
應日辰三十二六廿七十一二端以四戶  
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  
言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  
三丈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  
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之者之八禮也  
象哈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  
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皇帝之  
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  
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  
乃世之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  
造出自李洋三三相重合為九室  
鑿多迄無可取又遷宅洛陽更加營  
不成宗既之事於高廟託今皇獸返  
禮垂之無窮已等不以庸虛誤當議  
室者何尚書命帝者承天立五府赤  
神赤白曰顯如里曰上知者曰靈府  
鄭玄注曰五府與周

卷之九 禮記 禮運 第九



之明堂同矣曰三代無訟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  
夫三以祭天子嘗者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  
依六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  
室則亦不言每月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  
堂無是以原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  
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柱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  
曰明堂四方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子  
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  
屋者何案考工記夏曰九階四室方兩夾窓門堂三之二室  
三之一殿周不言者明一曰夏制殿言四何重屋同承其  
後不言室制亦盡同可知也甘毅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  
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設  
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  
公之著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  
廟重墻制楹達轡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既  
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二年太室屋壞五行志  
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文亦云太  
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泮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  
寢明堂感有四阿又站重九重廊孔晁注曰重九累棟重  
廊累室也依文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

遺法尚存是以酒為重至明堂必酒為辟靡者禮記盛  
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靡明堂陰陽錄  
曰明堂之制田園行水之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  
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為宮王廟以為明堂辟靡太學  
同近世少者慮違亦以為明堂靈臺辟靡太學同實異名豈  
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  
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  
水圍如璧則曰璧離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  
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離以養老教學二者不同袁準  
鄭氏亦以為別然亦所疑豈能取定今據邢昺志云欽台  
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羊傳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  
壁蓋之以茅水園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以漢  
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離靈臺於洛陽並別殿然明堂亦有  
靈水李元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離夫帝  
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  
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題之殿參以餘書庶便該詳公羊之  
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  
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楯徑二百一十六尺太  
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閭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  
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

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

步依六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是以盡誠  
 上帝祇祀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執  
 中所以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章創未是制作竟  
 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  
 撰定國立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  
 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  
 皆是族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  
 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  
 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  
 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陽子雲曰聲主於律律主於辰故律  
 止聲易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至夏餘分土王金相  
 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  
 名之為宮凡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不以太簇  
 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王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  
 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  
 榮夏宮又律兩聲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  
 為不易且律十二今有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  
 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  
 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

律呂  
 卷之四十九  
 律呂

律不可行謹要示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  
樂府房對受學故小若今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  
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二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  
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  
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  
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大簇  
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  
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  
行宮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然焉房又曰竹聲不可  
以變調故亦律以管數佳之大短必長一丈而十二律  
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一畫分寸以應六  
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  
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候鍾款形上言官無曉  
六十律以准調音者故待詔嚴高具以准法教其子宣願  
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大史承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之  
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准施絃  
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  
歸闕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  
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太極常數及候  
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

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宗禮云十一管還相  
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文鼓五十絃瑟而瑟  
變為二十五絃假今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  
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三六司樂掌成均  
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曰二禮義宗稱周官  
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上八呂為調奏者謂堂  
下四縣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四皆用一調是知據  
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  
二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  
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下徵應黃鍾上徵應  
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  
所用林鍾是助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以其下於理未通故  
須改之上其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登言心何安虞世基等  
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  
其得失事在禮志上其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  
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志大厥詣太常與弘言  
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請弘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  
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  
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素後大將軍奏吏部尚書持

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詩書心賞其崔子安  
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眾咸推服之仁壽  
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法楊素請弘曰公  
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  
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五  
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春服十一月而練  
若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尋練之禮自  
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  
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季基鑒賞其  
有直色論然爽於有餘亦以經傳持筆及此疑之佳弘  
深讚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其最明論彌服弘謙  
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  
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  
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  
儀皇運初尋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  
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為  
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場時帝壇時牲牢並弘所定還  
下太行煬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太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  
親重如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之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  
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

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贈贈甚厚  
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  
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  
於行上嘗令其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  
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實直大業之世  
未女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  
舊臣如終信往悔吝不及唯弘一入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  
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  
殺牛矣弘聞之以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  
叔勿射殺牛大是事弘曰已知之矣頃色自若讀書不  
輟其質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長寸方太亦有學  
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公性凶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  
裴虔通等同謀弒逆事見馬德搆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  
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綢  
繆省闈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  
所長然澁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  
宗基不構千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列傳卷第十四

隋書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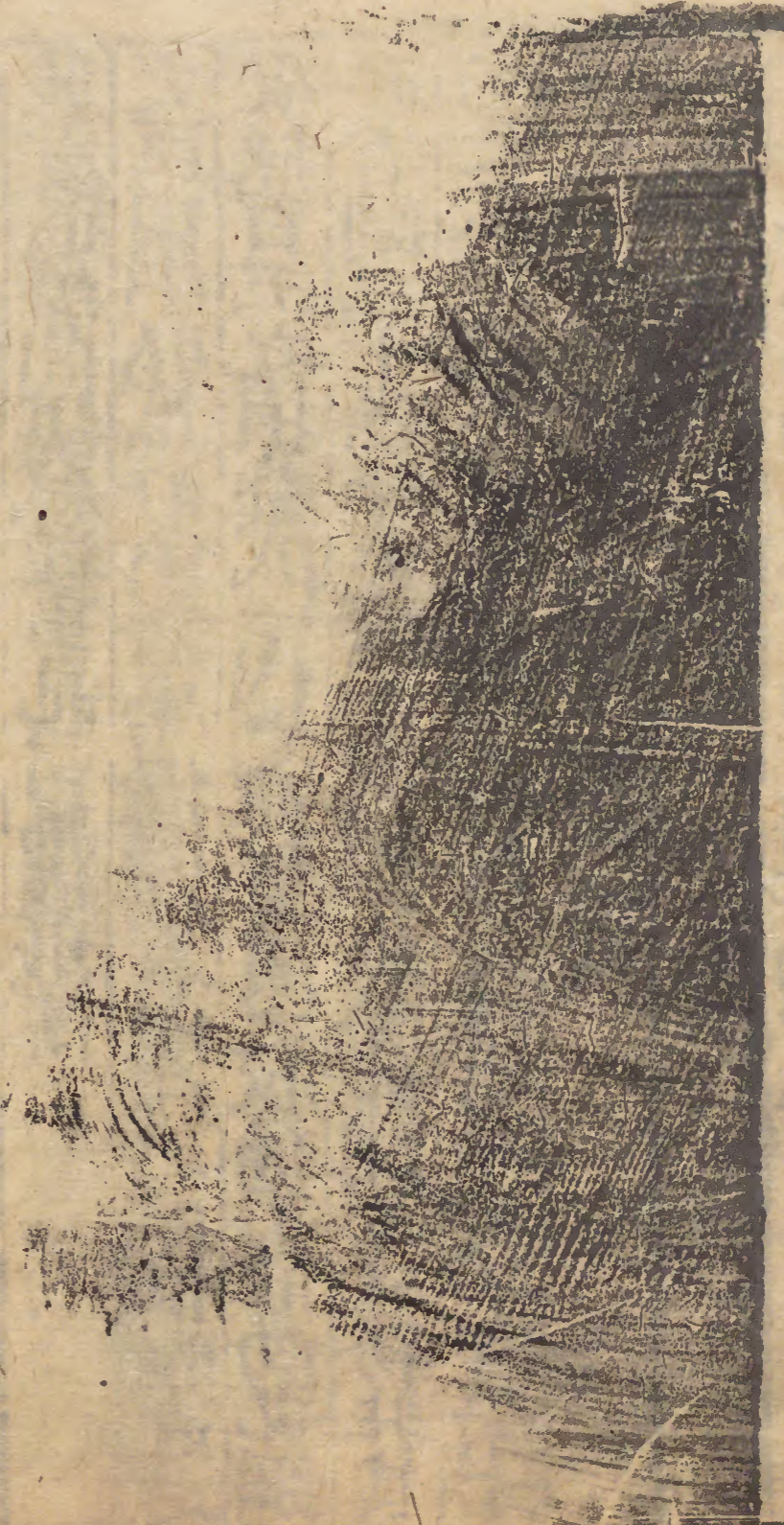
七九

隋書

四十九

九

隋書卷之四十四



列傳卷第十五 隋書

特進臣

徵

上

宇文慶

宇文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也祖金毅魏征南大將軍  
歷五州刺史安吉侯父顯和夏州刺史慶沉深有器局少  
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  
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而業于時文州民夷  
相聚為亂慶應募從征賊據保嚴心徑路懸絕慶束馬而  
進龍破之以功授都督衛王直之信武山南也引為左右慶  
善射有膽氣好格殺獸直甚壯之私遷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九十三

隋書卷之四十四

五十一

趙



三司柱國府掾及誅宇文護慶公有誅焉進授驃騎大將軍  
加開府後從武帝攻河隍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  
中石廼隊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復  
從武帝拔晉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而覘卒  
與賊相遇為賊所窘憲挺身而進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  
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破高緯拔高壁  
克并州下信都禽高潛功並居最周武帝詔曰慶勳庸早  
著英望華遠出內之績簡在朕心戎車自西俱揔行陣東  
夏蕩定實有茂功高位縟禮崇祭冊於是進位大將軍  
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戶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  
之拜延州總管俄轉寧州總管高祖為丞相復以行軍總  
管南征江表師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高祖與  
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  
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涼州總管歲  
餘徵還不任以職初上潛龍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  
上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親壽亦不長加以法令  
嚴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復諸侯微弱各令  
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前剪何能及遠哉尉迴貴  
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  
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而復之虜亦非池內之物

變成俄頃但輕薄無謀不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  
嶮隘易生艱阻三諫愚奉素無詩吟但恐為人所誤不足  
為虞采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一潰忘不復收用欲見舊  
蒙恩顧具錄前言為表而奏之臣聞智侔造化一儀無  
以隱其靈明司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宣聖人  
之軀道未萌見兆諒達節之神似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  
齊誕御懷玉其猶輕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於曾祺運  
奇謨於掌握臣以微賤早逢天暎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  
奉成規纖毫弗舛尋惟即肅心妙出著龜驗一人之慶有徵  
聖天子之言無戲臣親相親每舉書上省表大悅下  
詔朕之與公本交契深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言言為公  
尚能記憶今覽表奏乃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  
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  
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回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至十家子  
靜禮初為太子千牛備身尋尚高祖女唐平公主授儀同安  
德縣公邑千五百戶後為熊州刺史先帝幸子協歷武貴郎  
將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晶字凌羅明大  
業之世以養官中後為千牛左右場帝其親昵之每有  
宴晶必侍從至於出入卧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其  
恩倖如此時人號曰字文二郎晶與宮人為亂至於死嬪

公主亦有醜聲蓋后三及帝臨聞而懼數日不敢見其兒  
協因奏曰此今已壯不可在宮掖帝曰此安在協曰在朝  
堂帝不之罪因召入待之如初字文化及弒逆之際此時  
在玄覽門竟變時入奏為門司所遏不得時進會日曠宮  
門閉退還所守遂而難作此輩五十人赴之為亂兵所害

李禮成

李禮成字孝諧隴西狄道人也涼王高之六世孫祖延實  
魏司徒父或侍中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榮陽  
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所親曰此兒平生未嘗過  
釋褐著作郎遷太子洗馬負外散騎常侍周受禪拜平東  
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為軍容  
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後以軍功拜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脩陽縣侯拜遷州刺史時朝廷有  
所徵發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擾必為亂上表固諫周武  
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禮成以立擊南門齊將席  
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禮成力戰擊浪之加開府進封冠  
軍縣公拜北徐州刺史未幾徵為民部中大夫禮成妻竇  
氏早沒高祖有非常之表遂聘高祖妹為繼室情契甚  
歡及高祖為丞相達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

齊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尋徵為左  
衛將軍遷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出拜襄州總管稱有惠政  
後數載復為左衛大將軍時突厥屢為寇患緣邊要害多  
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歲餘以疾徵還京師終於家其  
子世師官至度支侍郎

### 元孝矩

元孝矩河南洛陽人也祖脩義父子均並為魏尚書僕射  
孝矩西魏時襲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  
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  
曰昔漢氏有諸呂之變朱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之心

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周宗子蓋將圖之為兄則所逼甚  
矩乃止其後周太祖為兄子晉公護娶孝矩妹為妻情好  
甚密及周帝受禪護總百揆孝矩之寵益隆及護誅坐從  
蜀數載徵還京師拜益州總管司馬轉司憲大夫高祖重  
其門地娶其女為吳陵王妃及高祖為丞相拜其家宰進  
位柱國賜爵尚陽郡公時虜賊王鎮洛阻關入上谷禪立為  
皇太子令其弟代襲而立其女為皇太子妃親禮彌厚  
歲拜壽州總管賜之金兩書曰楊越氣為侵軼邊鄙寧奈  
與役不識大猷以公志行遠取公故願遠服懷柔以禮稱  
朕意焉時陳將任蠻攻壽州蠻寇江陵復以孝矩領行軍總



付法司照即於免臣之罪一也。秦皇惡心誠無顧形迹不恃  
文書約束至令為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二罪何所逃  
責臣之不言受賂受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  
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美之稱為長者十四年以行  
軍總管屯兵備邊遼東之役復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柳  
城而還仁壽初嘉州表獫為寇襲步騎二萬擊平之煬  
帝即位拜齊州刺史尋改為齊郡太守吏民安之及興遼  
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襄詒  
之掾理屈襄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此行在所欲有所告  
襄大怒因杖百餘數日而死坐是免官卒於家時年七十二

郭榮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統末為同州司馬  
時武元皇帝為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洵州刺  
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數年卒官榮容貌魁  
岸外疎內密與其父者多愛之周大象字宇文護引為親  
信護察榮謹厚權為中外府水營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  
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為  
二城孤迥執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  
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  
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度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

縱大後必擊渡橋護公榮督復水者引取其後以功授大  
 都督護又以括胡數為寇亂使榮總集之榮於上郡延安  
 築周昌弘信等處劫遠威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  
 是不能為寇也帝親撫高機無宣納中士後從帝平齊以  
 戰功賜馬二十匹綿絹六百段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  
 榮少與高祖親狎情契極厚嘗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從容  
 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  
 自結納言帝崩高祖怒曰最以召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  
 未即拜相府樂曹參軍俄而本官復領番部大夫高祖受  
 罪引為內史令人以龍膏一書建封南成郡公加位上義

軍事行軍總管率兵討之其餘悉平賜奴婢二百餘口煬  
 帝即位入為武侯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數歲黔安首領  
 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貊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  
 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  
 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為中  
 國疲敝萬葉不宜屢動六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  
 臣聞千鈞之弩不為懸崖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  
 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家矢石晝夜不釋甲冑日  
 餘已帝母令人窺諸將所為知榮如見帝大悅每勞勉之

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高不宜久涉行陣當與  
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違離頓首陳讓評情哀苦有感  
帝心於是拜為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  
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楊玄感之亂帝令  
馳守太原明年復從帝至柳城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  
相望卒於懷遠鎮時年六十八帝為之廢朝贈兵部尚書  
謚曰恭贈物千段有子福善

龐晃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虬因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  
子刺史上達召補州都督周太祖既有關中者晃大都督

光陽侯高祖王公出巡襄州晃以本官為長湖公元定  
擊上南賊軍入邊汝於陣歿至  
軍元德齊師八百匹擄馬乃得  
與復軍高祖時高祖出為隨州  
諸將相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  
晃見高祖於襄陽高祖甚歡晃  
嘗各在馬前元定之日幸願不忘  
之有一雞雄鳴於庭高祖命晃射  
之日特以高祖晃既射而中高祖  
晃笑曰何妄言也頃  
晃笑曰此是入意  
晃笑曰此是入意



公能威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遂  
常山人守一高祖為定州總管慶相姓  
德管將行其意甚不悅是因曰高祖曰  
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曰是子曰  
重將軍之高祖為揚州總管奉元  
相進是位守府公督左右甚見親待  
之符公曰驗不先拜拜曰陛下應天  
曩時之言不勝慶臨上笑曰公之此  
開府拜右衛將軍進封為公邑千一

行既而高祖為永  
踐阼謂是日射雉  
以民君臨寓內猶憶  
何得忘也尋加上  
自石河間王弘之後

突厥也見公之  
之車首一食約是  
延見每陵海之嘗於軍中卧見旌不  
頗有隙一人屢請見由是宿衛  
州刺史數歲還原州授管仁壽中  
發調賄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謚曰  
空際將軍

自石河間王弘之  
何得忘也尋加上  
自石河間王弘之

李安之為德雁西狄道人也父壽仁  
中興縣公安美姿儀善騎射周  
龍壽縣公徵授儀衛將軍右  
空際將軍

李安之為德雁西狄道人也父壽仁  
中興縣公安美姿儀善騎射周  
龍壽縣公徵授儀衛將軍右  
空際將軍



戰犯塞以安為

度河與戰破之

安安子瑄悉子

命歸家其見親

弟滅親奉國乃下

盡重君之道用能

命將及朕登庸惟始

將軍寧州刺史趙

包藏不逞禍機將

念誠實無已

有疑惑欲使安等

淹留今更詳按聖

元復叔姪恩輕情

舊勳重賞命於

言匹羊千口復以

族曰雖家門獲全

赦悲感不能自勝

諡曰懷子瓊嗣少

道道病卒

軍擄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

壽元年出安為寧州刺史安為衛州刺

目極探乳養宮中安是年八九歲始

是高祖嘗言及作相時重因慈安兄

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

契大節躬此至公往者周歷既窮天

王業初基承此澆季莫要義究上六

公李安其叔瑄潛結潘叔扇惑猶子

安與弟開府儀同三司衛州刺史黃

及後將心凶謀統彭罪人斯得朕

庸無賞宜不踰時但必重涉其親猶

教之方自願有地朕常為思審遂致

求諸往事父子天性誠孝猶不並立

信亦有差降志秘奉國深得正理宜錄

廷孫安慈俱為在國賜練各五千匹馬

恐為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

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啟

先憲永病於是疾甚而卒時年五十二

子安恭最有名慈後坐重除名配防嶺



後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封崇子寬晉國公宣帝  
 時進位上柱國大司徒俄暨同二州刺史高祖為丞相  
 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江兩徵為東南道行軍  
 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  
 宣帝卒覽欲以乘豐遂滅之監軍高頊以遣使伐齊而還  
 上常命覽與安德王雄上柱國元禧李士才俱射高頊右衛  
 大將軍震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  
 朝備展誠節但苦猜忌致寒心為臣若此竟何情賴朕  
 之於公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朕嘗與公共事終言罪非謀  
 也一無所損朕亦知公憂於公宜欲明意其恩也

為蜀王秀納覽女為妃其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復位  
 俄轉涇州刺史所在並有政績卒官子洪嗣仕歷宋順臨  
 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熾字仲光上黨文宣王稚之曾孫也祖裕魏太常卿冀州  
 刺史父兗周開府儀同三司能絳二州刺史平原侯熾性  
 敏素美姿儀頗涉群書兼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  
 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為通道館學士熾應其  
 選與英俊並遊通涉彌博建德二年授維州倉城令尋轉  
 益州令頻宰二邑考績連最遷嶺郡守入為御正上士高

相下相擢為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邑

二百戶遷稍伯下大夫其年王謙反熾從信州摠管王長

述汝江而上以熾為前軍破謙一鎮定楚台等五州擒偽

摠管荆山公元振以功拜儀同三司及高祖受禪熾率官

屬先入清宮即日授內史舍人上儀同三司尋以本官攝

判東宮石庶子出入兩宮其被委遇加以處事周密高祖

每稱美之後左領軍長史持節使於東南道三十六州廢

豈州郡巡省風俗還授太子僕加諫議大夫攝長安令與

吏與令梁毗俱為稱職然毗以嚴正聞熾以寬平顯為政

復持節為河南道二

大業元年遷大理卿

部尚書言吐谷渾寇張

海而還之以功授銀青

都正二仍攝左候衛

元祿六年六年幸江都宮留

尚武貴遊子弟咸以相

八為司衛士士初未

口入弗之識也唯高祖一見

青記善彈工射過人

人建

空

異焉乃攜其手而謂人曰長孫烈其藝遠超適與其言又  
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  
以趙王招文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  
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其牙前  
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皆  
一竟歲嘗有一鵬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  
晟乃彎弓馳往遇鵬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言令  
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莫能比之以學彈射其弟莫羅侯  
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為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  
晟與之定計因察攝圖所居處起一樓於其後以望之  
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之而不能制後何面目見人可  
負敢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公之垣約諸面部洛謀共南侵  
高祖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  
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為之備晟先知攝圖玷  
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統強兵相號可汗分屯四面  
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征易可謂間因一書曰臣聞  
喪亂之極必致升平是以上天啓直機聖主八風其務伏惟  
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祚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羯尚梗  
輿誦致討未是其時棄不度外之復信摠故百官運籌策

漸以攘之計失則百世不寧計得則累代之福三凶所係  
伏願詳思臣於周末六允外使勿放倚伏實以具知玷厥  
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之際已彰鼓動其情必  
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姦弱曲取於衆心  
國人愛之因為攝圖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薄縫責懷  
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其間頗畏攝圖寧其寧寧唯強是  
與未有定心今宜遠合阿波則攝圖逼合防右地又引處羅這連之雪則攝  
圖分衆還備左方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豐討  
之必可一復本而空矣上省表大宛因召使語我復口

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吳道後詣玷厥賜以狼頭蓋諡焉  
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上下反聞既行果相  
猜貳授戍軍騎將軍出黃龍道齋齋嚮道導至亂羅侯所深帶心腹諺今六  
萬騎自蘭州入至千唐營好是去大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梁子談言  
襲其牙攝圖乃懼遣兵出塞後數年帥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實祭定  
偏將使謂之曰攝圖再來戰皆大勝波纒入便即致敗

隋書卷八十一 西域傳第六十一 附一 攝圖四十四



此乃突厥之取豈不凶哉於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其勢

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宗阿波不利為國生慮攝圖必

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此牙矣願身量度能禦

之乎阿波使至曷文謂之曰今逢頭頭隋建和而攝圖不

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建頭頭邪阿波納之因留

計豈若夫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耶阿波納之因留

塞上使人隨曷之朝時攝圖與衛王云平馮戰於白道敗走

至攝圖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畜眾而殺其母阿波還

無所歸西奔玷厥之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

俘數萬歸攝圖相攻阿波領券謀殺攝圖

使于攝圖賜公主册為揚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

肯起拜曷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宴取

違意但可質數為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無禮不

敬婦公乎攝圖乃謂其達官曰洎拜婦公我從之耳於

是乃拜詔書使還攝圖皆接儀同三司左勳衛將軍將軍

年攝圖死遺曷持其拜其弟颯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

雍闥為業護可汗之羅侯因成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土

六千騎在山谷間聽詔言當取之以獻乃召武謹焉

樂安公元諳曰請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元曰此謂

隋書卷八十一 卷八十一

生將入朝顯戮以二百姓上謂景曰於歸何如是對曰石  
突厥背誼洎齊之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  
負國家因其困窮而為然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  
上曰善八年虜羅以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寶器欲  
賜雍閭十二年流楊欽亡入突厥詔彭城公劉昶共十  
文氏女謀欲反隋結遣其來家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  
職貞又遣晟出使觀察焉公主見晟乃言辭不遜又遣  
所私胡人安遂迦其欽計議崩感雍閭晟京師且以狀  
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謀答曰檢校客內無此色  
人畏乃言其建官知欽所在夜奪雍閨之公亦雍閨列  
主私事國人六取雍閨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上大喜加授  
開府仍遣入藩位殺大義公主雍閨又表請婚欽將許  
之晟又奏曰臣觀雍閨反覆無信特其玷礙有隙所以依  
倚國家縱與為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  
厥塗生必又為公其微設論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  
羅侯之子也素有誠款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  
不如許之招令南攻其少乃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閨以為  
湯裨上曰善入道意有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五  
百騎還來迎文以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是歲  
魏染干妻成尚侯適度公鎮雍閨之妻來迎略染干





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  
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侯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  
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  
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利具  
渾斜薩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請求降附達頭衆  
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高  
祖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衛宿衛知門  
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弒逆勅以本官為相州  
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曰有男行希  
今相州之地本思齊舊人俗淳易可撫綏惟恐其不  
勢即張思所以鎮之非公莫可公歸國之深終不可以兒  
害義故用相委公其勿辭於是遣捉相州諒破追還轉武  
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  
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  
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  
萃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  
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  
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  
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茲罪過奴之

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  
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按所佩  
刀親自受章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  
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  
道帝聞晟策乃益嘉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為右驍  
衛將軍五年卒時年五十八帝深悼惜之贈贈甚厚後突  
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  
計務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為朝士所稱貞觀中追贈司  
空上柱國齊國公謚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  
謀各有名風起家莫土諒軍直督親甲後賜諒於并州

起二逆率眾南拒官軍乃留行布城守遂與呂盧毓等閉門  
拒詔城陷遇害少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史臣曰長孫氏受命代陰求儀京洛翊傳鍾鼎家誓山河  
漢代八王無必乃其後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元覽獨  
擅雄辨熾早稱爽俊俱奇禮閣並統師旅且公且侯文武  
不啻兼其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  
落如懸積纒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  
朔光王前深茲壽祿亦宜乎

列傳卷第十六

隋書五十一

列傳卷第十七

隋書五十二

特進臣魏

徵

士

韓擒

弟僧壽

洪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名仕  
 周官至大將軍洛廬等八州刺史擒少慷慨以膽略見稱  
 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  
 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拜都督新安  
 太守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伐齊齊將獨孤  
 永崇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進平范陽加上儀同拜永州刺  
 史隰人逼光州擒以行軍總管擊破之又從宇文忻平合

隋書五十二

一

州高祖作相遷利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叛蕭摩訶討平之  
為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虜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  
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聲名  
於是命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及大  
舉伐陳以擒為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龍谿石守者皆醉  
擒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  
其威信來詣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其將樊巡魯世真  
田瑞等相繼降之晉王廣上狀高祖聞而大悅宴賜群臣  
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擒合軍步騎二萬陳叔寶遣領  
軍蔡徵守朱雀航圍擒將至眾懼而貴任蠻叛為賀若弼  
所敗棄軍降於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皆  
蠻叛擒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眾皆散走遂平金陵執  
陳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於晉王曰此二公者  
深謀大畧東南通寇朕本委之靜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  
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  
過此聞以然然實深慶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賜物萬  
段又下詔詔於擒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  
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  
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巡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  
凱入誠知赤遠相思之甚守陰若歲及至京弼與擒爭功



於上前弼曰臣在燕山死戰破其統卒擒其驍將震揚威  
 武遂平陳國韓擒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曰奉明旨令  
 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  
 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  
 繼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  
 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  
 俱合上勲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放縱  
 士卒淫汗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班  
 青驄馬發自壽陽埃來時之氣未去日春風始比果知所  
 謂禽本名豹平東之祭文身青驄馬生反特節與歌相應

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  
 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  
 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  
 此別封壽光縣公食邑千戶以行軍總管中金城禦備胡  
 寇即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上宴之內殿恩禮殊厚無何  
 其鄰母見擒時下儀衛甚盛有回土者母異而問之其中  
 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  
 我欲詣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閼羅王擒之弟欲捷之  
 擒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閼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  
 日竟卒時年五十五子世諤嗣世諤僮僕謹讓有父風楊

玄感之作亂也引世謬為將每戰先登是二歲敗為吏所  
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所世謬曰今年若市酒殺以酣暢  
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為漸以酒進者守者狎之  
遂飲令致醉世謬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

僧書字玄慶擒母弟也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為侍伯  
中旅下大夫高祖得政從書寬平尉迴年戰有功授太  
將軍封昌樂公邑千戶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擒為廬州  
摠管朝廷不欲同在淮南轉為熊州刺史後轉蔚州刺史  
進爵廣陵郡公尋以行軍摠管擊突厥於雄頡頏破之後坐  
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十七年也蔚州又

備胡明年遼東之役領行軍摠管受檢校靈州摠管事

楊素擊突厥破之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帝即位  
又改封新蔡郡公自是之後不復任用太業五年從幸太  
原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房夕相會觀之僧  
書亦豫焉坐是除名尋令復位八年卒於六師時年六十  
五有子孝基

洪字叔明擒季弟也少驍勇善射膂力過人仕周侍伯上  
士後以軍功拜大都督高祖為丞相從書老寬破尉迴於  
相州加上開府封崇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為公  
尋授驃騎將軍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摠管及陳平

晉王廣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園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  
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伏焉王大喜賜縑  
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數歲轉廉州刺史時突  
厥屢為邊患朝廷以洪驍勇檢校朔州總管皇壽拜代州  
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  
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恒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  
身被重瘡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偽與虜和  
圍少解洪率所領潛圍而出死者大半殺虜亦倍洪及藥  
王除名為民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長安見白骨被野以  
問侍臣侍臣曰生者韋其與虜戰也帝問於虜虜曰不  
能言命二郡沙門為設佛供拜洪聞西太守未幾朱崖民  
王萬昌作亂詔洪擊平之以功加位金紫光祿大夫領郡  
如故俄而萬昌弟仲通復叛又詔洪討平之師未旋遇疾  
而卒時年六十三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陽雒陽人也父敷以武烈知名仕周為  
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弼呼弼謂之曰吾必欲平  
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言及汝不可不思因  
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憤口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  
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公嘗當世周齊王憲聞而敬之

引為記室未幾封當其縣公益進小內史周武帝時上柱國  
烏丸執言於帝曰太子非帝之器臣亦嘗與智者論之  
帝呼弼問之弼知太子不可為也搖恐禍及已詭對曰皇天  
子德業自新未觀其闕帝嘿然弼既退執讓其背已弼曰  
君不察則失臣臣不察則失命所以不敢輕議也及宣帝  
嗣位執竟見誅弼乃復免尋而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  
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改封雍  
州亂鄴城恐弼為變遣長孫平  
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頴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若  
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為兵州總管委以

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為已任

詩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

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

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

二人各獻取陳十策上稱善

加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

陳以弼為行軍總管將度江

即酒而况曰弼統承廟略遠

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兇翦暴

上天長江鑿其石此如使福

善禍淫太軍利涉如事有重

廷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

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

之際必集麻陽於是大列旗

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

士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

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

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六軍濟

江陳人弗之覺也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德宣令

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以民間沽酒者漸之斬之遂屯將  
山之白土因陳將軍達周智安任蠻攻田瑞英殺孔聖肅  
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軍弼擊之之害達等相  
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日惰於是營其將士  
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開而負明擒摩訶王弼命左右牽  
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之禮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  
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  
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叔寶惶懼泣收襟再拜  
侯無勞恐懼而弼恚恨不  
與擒相詢從刃而出上聞弼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  
功大悅下詔褒揚在韓

擒傳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遣軍命於是弼屢更上戰乃  
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  
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負食襄邑三千戶加以寶劍  
寶帶金纓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  
部又賜陳叔寶妹為妾拜右領軍平大將軍尋轉右武侯大  
將軍弼時貴盛位高王隆重直元收送為武都郡公弟東為萬  
榮郡公並列中列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嬖妾曳綺羅者  
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  
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仍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  
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頻楊素

隋書卷之七  
五十二  
七

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以民而沽酒者弼立斬之連克將  
 山之白土固陳將魯達周智安任蠻放田瑞英殺孔聖肅  
 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軍弼擊之魯達等相  
 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日惰於是晉為將士  
 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開示負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  
 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之檀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  
 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曰之叔寶惶懼泣收襟再拜  
 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  
 侯無勞恐懼既而弼志恨不叔寶功在韓擒之後於是  
 與擒相詢而出上聞弼  
 功大悅下詔褒揚韓擒

擒傳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連軍命於是弼屢更上驛乃  
 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  
 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負食襄邑三千戶加以寶劍  
 寶帶金纓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  
 部又賜陳叔寶妹為妾拜右領軍平大將軍尋轉右武侯大  
 將軍弼時貴盛位高王隆重直元收送為武都郡公弟東為萬  
 榮郡公並列中列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嬖妾綺羅者  
 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  
 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仍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  
 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頻楊素



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  
賀若弼棟樑中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實餘勇以爭先勢  
甚疾雷鋒鏖駭雷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籍諸天道或  
時有發與考之人謀實二百之力其微僅與略賀若居多  
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賀  
若功成名立於伐不已竟顛覆矣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  
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也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  
俗敵國既破名家身全幸也西陵其棠咸有武藝驍雄膽  
略並為當時所推剋剋于城難兄難弟矣

列傳卷第十七

隋書五十二

列傳卷第十八

隋書五十三

特進

徵

達奚長儒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侯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能射樂安  
公魏大統中起家奉車都尉周太祖引為親信以養其恭  
勤授子都督長儒戰功假輔國將軍惠遠信節撫軍將  
軍通直散騎常侍平蜀之後為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  
破之除東嶺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百口大和中除渭  
南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帝平吐谷斯上開



府進爵成安郡公邑千二百戶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  
除左前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  
梁陳遣驍將劉善志帥勇七千來為聲援軌令長儒遣拒  
之長儒於是取真輪數百擊以大石沉之清水連穀相次  
以待景暉景至舩艦環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  
發大破之俘數千人及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  
行軍檢管吳巡沙塞卒與虜遇接戰大破之高祖作相王  
謙舉兵於蜀沙氏上柱國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  
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亡歸其父長  
儒並捕斬之高祖受禪建武上大將軍封新蔡郡公邑一  
千五百戶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新蔡郡公邑一  
可汗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為行軍檢管率衆二  
千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  
烈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  
士卒以拳歐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  
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十七戰亡傷者十八人突厥本  
欲大掠秦晉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  
焚屍動哭而去高祖下詔曰突厥猖狂輒犯邊塞大率之  
衆彌亘山原而長儒受任北鄙去遏寇賊所部之內少將  
百倍以書通霄四百抗敵凡十有二戰所向必摧兇徒就

隋書卷八十一 卷八十一 卷八十一

我過半不及終刃之謀亡塊竄亦自非英威有發奉國情  
深撫御有方士卒用命豈能以少破衆若斯之偉言命  
庸官隆名器可上柱國餘勳道遠一子其殿上將士皆贈  
官三轉子孫襲之其年授寧州刺史尋轉鄜州刺史母憂  
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  
天子嘉歎起爲夏州總管三州六鎮都將事匈奴憚之不  
敢窺塞以病免又除靈州總管在職二年轉蘭州總管高祖遣涼州  
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巨元襲靈州總管賀若詒等發卒備胡憂  
長儒節度長儒率衆出祁連山 四至蒲類海無窮而還  
復轉朔州總管三十二州諸軍 高祖謂之曰仁法愛人  
國之南門今以委公朕無慮也

業時官至大僕少卿

賀正子幹

賀正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通魏氏尚遷世居關右祖道  
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  
知名周武帝時釋褐司水一十補爲強濟果遷小司水以  
勳勞封西安縣子授授使持節都畿同大將軍入象初領軍  
司錄從章孝寬討之遇賊於懷州一幹與宇文弼擊破  
之高祖大悅手書曰此賊已平敢遣驍義長孫危懷州公受

五月廿三日

三

命殊討惡賊湯孫聞以差費不具可言丈夫富貴之秋正  
在公日善建功名以副朝望也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  
與崔弘度逐河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邑三千  
戶以思安縣伯別封子乾歸皇元年進爵歸德郡公其年  
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  
最優詔賜美髯甚厚邊塞未安即令子幹鎮涼州明年突  
厥寇蘭川子幹率眾拒之至可洛哈山與賊相遇賊眾甚  
盛子幹阻州為營賊軍不得入數日人馬其散縱擊大破  
之於是冊授子幹為大將軍曰於戲敬聽朕命唯爾器  
量剛明志清德果士經武將動必有聞生歲凶醜未寧屢  
驚疆場拓土靜亂殊有厥勞是田崇茲賞典加此車服從  
欽哉祇承榮冊可不慎歟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  
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實榮定擊之子幹別  
路破賊斬首千餘級高祖嘉之遣使事舍人曹鳳齋送  
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身吐谷渾復寇邊西  
多被其害命子幹討之馳驛至河西望五州兵入掠其  
殺男女萬餘口一旬而還高祖以隋西頓被寇掠甚患  
彼俗不設村塢必子幹勸民為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之  
幹書曰比老也冠履屨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  
勿以為懷公已在此觀機而作不得準詔行事且龍西河

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為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  
少費多惠役人功卒逢踐暴也田疎遠者請皆廢省但靡  
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只可嚴謹片候  
豈容集人聚畜請尋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  
候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高祖從之俄而虜寇岷洮二  
州子幹勒兵屯之賊聞而遁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  
榆關總管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其為虜所憚者  
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為行軍  
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遂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  
匹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朔風塵不警突厥  
所獻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相關重鎮非子幹不可  
尋起視事十四年以病卒官時年六十高祖傷惜者久之  
賜緘千匹米麥千斛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柱  
嗣官至熙安太守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至銀青光祿大  
夫鄴純深二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  
騎射號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值周齊戰於  
芒山萬歲時從父入軍旗鼓正相向萬歲令左右趣治裝  
急去俄而周師大敗其父由是奇之武帝時釋褐待伯士

士及平齊之後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  
司龍蓋賜金車駟馬討河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反擊之軍次  
馮翊見群鴉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  
之應落三重莫不悅服及與河軍相馮每戰先登鄴城  
之陣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  
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及河平以功拜上  
大將軍亦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驕涉坐除名配敦  
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  
輒大剋獲突厥無衆寡莫之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  
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馳射而戍主  
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  
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龍言北夷實榮  
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數聞其名見而  
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  
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  
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  
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軍騎將軍平陳之役又以功加上開  
府及高智慧等於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揚素擊之萬歲  
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  
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十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

以萬歲為名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  
浮之於水沒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  
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蠻翫來降  
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為行軍總管率眾擊之  
入自靖蛉川經弄凍沙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  
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  
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今左右倒其碑而進  
之西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二十餘部虜獲男女  
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  
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

心不欲許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  
時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洗  
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位柱國晉王廣虛於敬之侍以  
交父之禮上知為所善令萬歲督督府軍事明年翫復  
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無大臣節上令窮  
治其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上馬朕  
念爾士暴靈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宜社稷臣也萬歲曰  
臣自嬰翫者恐其州有變密以鎮撫臣還至灑水詔書乃  
到由是不將入朝嘗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曰  
朕以卿為好人何乃官高祿重翻為國賊也卿有司曰明

曰：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顯左衛大  
將軍元昊等進曰：「萬歲婦人，每行止用師之虞，未  
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雖為敵方，雖言將未能過也。  
上一息少解於身，除各為民歲，餘復官爵，其無河州刺史復  
領一軍，撫管以備胡開，皇未嘗厭，其頭可汗犯塞，上公晉  
王廣及楊素出靈武，追漢王詠與萬歲出烏邑道，萬歲率  
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天斤山，與  
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為誰？候騎報曰：萬歲也。突厥  
復問曰：「得非敗炆成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  
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斬數千級，其入責  
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揚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降  
初，不為寇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  
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  
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嘗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  
歲諂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為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  
卒在朝，稱寬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為汝極言於  
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  
忤於上，上大怒，令左右操殺之，既而悔，追之不及，因下詔，  
罪萬歲曰：「柱國太平公萬歲，拔擢委任，每恐或機，往往以南  
寧逆亂，公其討討，其州刺史，舉說可，兼逆心，為民興惠。」

朕備有成勳將入朝萬歲乃多受金銀違勅令住致讓  
斷事為反逆更勞無功始平定所司檢校罪合極刑捨  
過念功恕其性命生自未久即復本官近復摠戎進討番  
裔突厥逆賊可汗遠其眾欲相拒抗既見軍威便即奔  
退兵不血刃賊徒瓦解如此稱揚國家盛事朕欲成其勳  
庸復加恩賞而萬歲定和通薄之日乃懷姦詐妄稱逆而  
交兵不以言陳懷反覆之方非國家之法若竭誠立節心  
無虛罔者乃為良將至如萬歲懷詐要功便是國賊朝意  
難虧不可并捨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冤  
惜萬歲為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  
亦不敢犯臨陣對敵無方號為良將有二懷義

劉方

馮昇 王撫 李元  
楊武通 陳永貞 房兆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尋以  
戰功拜上儀同高祖為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  
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迥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為  
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其後  
歷甘瓜二州刺史尚末知名仁壽中會交州徭人李佛子  
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  
鼎據烏延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之畧上於是詔方  
為交州道行軍總管以度支侍郎敬德亮為長史統二十



七營而進方法令嚴肅軍令嚴禁者違次斬之然  
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撫養長史敬德亮從軍至尹州  
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表其危篤流涕嗚咽  
感動行路其有威惠如此論者謂為良將至都隆頓遇賊  
二千餘人來犯官軍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擊破之  
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懼而降送於京師其  
有桀黠者恐於後為亂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  
尚書右丞李綱為司馬經畧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竇長真  
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六將  
軍張孫司馬李綱舟師趣北景尚相明煬帝即位大業元  
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  
閣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陣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  
度江行二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  
却蹂其陣王師力戰賊奔於柵因攻破之俘馘萬計於是  
濟區粟度六里前後逢賊每戰必擒進至大緣江賊據險  
為柵又擊破之淫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  
梵志棄城奔海獲其願主金人汗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  
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追追患而卒帝甚傷惜之乃  
下詔曰方肅承廟畀恭行天討飲水歸道視險若夷摧鋒  
直指其不意蘇觀盡殲巢穴咸慙駭不再勞肅清海外

致身王事誠績可嘉可贈上柱國鎮國公李通仁嗣開皇  
時有馮昱王擢李充楊武通陳永貴房北俱為邊將名顯  
當時昱擢並不知何許人也昱多權畧有武藝高祖初為  
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叛蠻平之拜柱國開  
皇初又以行軍總管也之弗泊以備胡突厥數萬騎來掩  
之昱力戰累白眾寡不敵竟為虜所敗亡失數千人殺虜  
亦過當其後備邊數年每戰常大克捷擢驍勇善射高祖  
以其有將帥才每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禦陳寇數有戰  
功為陳人所憚伐陳之役及高祖薨反政討皆有殊績官  
至柱國白水郡公充龍西成紀人也少頗慨有英畧開皇  
中頻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官至上柱國武陽郡公拜  
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為虜所懼後有人譖其謀反徵還京  
師上遣怒之充性素剛遂憂積而卒武通弘農華陰人性  
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夷每有功封白水郡  
公拜左武衛大將軍時覺項上之軍為邊患朝廷以其有威  
名三度征虜一州總管以項上之軍去尚討嘉州叛獠法  
尚且初不利武通數千人為之斷其歸路以通於是東  
馬懸重之賊不意其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頓部落而  
至二道皆斷數百里為賊所拒四面路絕遂輕騎接戰  
隊二為賊所執殺而賊之亦貴龍石胡人也本姓白氏名

勇知名耳其起且其愛之數行軍拔管領邊安戰必重  
騎師律官云其兩軍陳於一州也管封北陳郡公北代人也  
本姓奚利之國教有武略驍勇行軍總管擊胡攻功官至  
柱一徐州總管並史其其事

史一三三傳等結髮一我伯有驍雄之夏總統師旅各擅  
御一守之長二德以步一二十抗一萬之虜師盡天盡勇氣  
彌一而壯也十其西流一海一臨一之塞胡夷懾懼烽火無警  
亦一上可稱一萬歲寶一知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  
北一古以如南平夷條其終所指威驚絕域論功杖氣犯伍  
貴一之偏聽生姦死非其罪小人皆痛時有李廣之風焉制方  
號令無私治軍嚴肅一死一材色遂清南海德外日經無思  
不服凡此諸將志烈為一當田推轂之重入受瓜牙之寄  
雖馬伏波之威行南裔一國之聲動西羌諸事論功各  
一時也

列傳卷第十八

書五十三

日本書紀

卷之六

